

实录

华不注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【味道】

奶汤蒲菜

□韩小荣

闺蜜请客吃饭。她非要让我尝尝大明湖的蒲菜。

苏东坡曾说过：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。”闺蜜援引此佳句，借题发挥说：“奶汤蒲菜名列济南汤菜之首，不去尝尝，咱们就是‘不喝此汤辜负肚’了。”

我并没有见过蒲菜的真容。听闻此说，兴趣陡生。

闺蜜原本是读书之人，她朗朗道：“彼泽之陂，有蒲与荷。”哦，原来《诗经》上对蒲菜早有记载。蒲与荷相隔不远，还是亲密搭档呢！大明湖的荷花名满乾坤，湖内盛产蒲菜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奶汤蒲菜上了桌，我迫不及待夹了一块，果然鲜香，味如嫩笋。看那奶汤，清亮亮的乳白色。我顾名思义，以为是店主加了牛奶在汤里。

舀一勺入口，细品之下，方觉髓香沁骨。原来此奶汤不是彼奶汤，而是大骨头熬制的高汤。骨髓融入汤，汤色变白，可不就是奶汤吗？

奶汤的营养自不必说，单这蒲菜在济南也有“美蔬”之名。强强联手，完美结合，无怪乎奶汤蒲菜成为济南汤界翘楚。

在和闺蜜絮叨中，我才知道这蒲菜，就是蒲草的嫩茎。

我一下子想起故乡的蒲草来。原来，不是未曾见过蒲菜，而是“儿童相见不相识”。

小时候，家乡有一大片苇湾。湾里长满了芦苇，蒲草就杂生其中。看来，彼泽之陂，不仅“有蒲与荷”，还“有蒲与苇”呢！

蒲草的叶片有一定的厚度，不像苇叶那么单薄。老百姓常用蒲草编蒲窝。蒲窝就是蒲草鞋，是下雪天穿的。穿上笨笨的蒲窝去踩雪，雪咯吱咯吱响，煞是动听。小孩子深谙此道，亦有此好。每逢下雪，就穿上蒲窝往外跑。

蒲棒既是蒲草的花朵，又是蒲草的果实。蒲棒攀在蒲草丛中，颜色棕黄，很有个性，像身着铁甲的将军们，威风凛凛守护一方水域。

小孩子喜欢折下蒲棒玩耍，当成“棒槌”，打蒲棒仗。打来打去，团结一致的“棒槌”开始解体，散如飞絮。蒲公英的种子也是轻飘飘的，不知道蒲草和蒲公英有没有裙带关系。

农村人憨厚，好东西在眼前不知道享用。反正，在我印象里，家乡人从没吃过蒲草的嫩茎，甚至连采摘的想法都没有。

其实，蒲菜属于奢侈菜。采摘下来，要层层剥皮，留下小部分可食用。这大概也是粗枝大叶的老百姓不看重蒲菜的另一个原因。

现在市面上，不光是野生蒲菜，听说也有人工培植蒲菜。如果有一天，看见大明湖的野生蒲菜在叫卖，我一定毫不犹豫买下一把，亲手做羹汤，先遭家人尝。

再次套用苏文豪的话，这叫：“不到明湖辜负目，不食蒲菜辜负腹。”

【明府城史话】

山水沟：泄洪沟上赶大集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

“山水沟”，对于现在年轻的济南人来说，是一个陌生的名词。但是对于老济南来说，这条街可谓鼎鼎有名。这条街蕴含了老济南太多的感情，既有携家赶集的快乐，又有面对洪水的恐惧。虽然“山水沟”现在更名为趵突泉南路，但是关于它的记忆，却永远留在老济南的脑海中。

命途多舛的泄洪之沟

济南趵突泉东门前的趵突泉南路，老济南人过去称之为山水沟。这条沟过去承担着泄洪缓压的功能。

去过趵突泉南路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条道路呈“S”形，在济南古城众多的横平竖直、中规中矩的道路中显得十分另类。山水沟建成这样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我们来看一下山水沟的地形，它的南边是连绵的青山，地势较高；北边是平坦的市区，地势较低。每逢下大雨，南边山上的洪水便会冲下山坡，顺着山水沟，流入西护城河。

这种地形，让周边的居民叫苦不迭，为此，他们特意筑造起了一道堤坝，在堤坝上开了三孔石拱券水门，在水门中间安装了一排直径10厘米粗的铁棍做栅栏，以抵挡从山上冲下来的木桩、石块等杂物。这个堤坝因为距离老城区二里地，故唤作“二里坝”，后来改称黎明坝。现在仍是济南城区防汛的重中之重。

山水沟的特殊性自然也引起了历届政府的重视。1932年，国民政府对山水沟进行了整修。经过修整，主沟长850余米，沟宽约5米，深2到2.5米，沟两侧是供人行走的道路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为了改善城市交通和居民居住条件，当时的济南市



1902年《省城街巷全图》中的山水沟。

【往事】

老济南照相馆

□台应新

说起老济南照相馆的渊源，有人说，1904年以前，也就是老济南开埠前就有了照相馆，比如芙蓉街上的“容芳”和“耀华”。有人说，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，以纬二路为分界线，照相馆生意最为红火的是，东面的明湖照相馆、人民照相馆，中部的大观照相馆，西部的皇宫照相馆、良友照相馆。

我今年刚好六十岁，再结合八十多岁父亲母亲的回忆，我可以写出半个多世纪我所知道的老济南照相馆的镜头风情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老济南的照相馆，大都是临街的二层小楼，一层交钱、开票或取照片，二楼是专门照相的屋子和冲洗照片的暗房。

今年给父母搬家时，翻出了56年前我和我大妹妹的合影照片，据母亲回忆，这张照片是在正大照相馆里照的。那年我四岁，大妹妹小我三岁。

正大照相馆，地处西市场的西边，路北，是老商埠区西端最大的一家照相馆。因为我多次去照过学生照片，还依稀记得那个老古董照相机的模样：一人多高，一肩多宽，黑色的木制架子下面装有轮子，架子的一侧有手柄摇轮来调节对焦的高度和角度。

照相时，面对镜头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为什么用板凳？因为那时候单人照片和照全家福的颇多，一条板凳就可以



民国时期的山水沟集市。

人民政府对山水沟等4条道路进行了大规模改造，经过这次改造，山水沟变成了地下暗渠，和两边的路面一样高了。

但即使这样，也无法阻止洪水的肆虐。1962年7月13日，济南市区和近郊在6小时内降雨288.4毫米，洪水量在每秒300立方米以上，洪水冲翻了两辆公交大客篷，并将趵突泉的锦鲤冲到了马路上。这场大雨过后，山水沟新修道路被冲毁，随即在1965年改建，政府加宽了路面，并用石头堆砌护岸，这样既可行洪，又方便了交通，周围的居民得以安居乐业。山水沟这时也改了名字，被称作“趵突泉南路”。

不过那个时候，山水沟中还有沟，地势依旧低洼。让政府下定决心将沟填平的原因是2007年7月18日暴雨的侵袭，这一天，“山水沟”给济南人带来了抹不去的伤痛。2010年政府投资3900万元，对此路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一次大改造，路面整体抬升，最高处抬升了1.5米，使得路面与道路两边地面基本持平，路面以下形成巨大暗渠，以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。趵突泉南路，彻底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繁荣的山水沟大集

因为山水沟经常闹洪水，所以当年被认为“风水”不佳，街边两侧是荒凉的乱葬岗，少有人迹。在解放前，家里有人亡故，有身份、有地位的人家都有自家的墓地，对于穷困的百姓，或客居他乡的旅人，只好随便找块荒地草草埋葬了事。山水沟两侧原来就曾坟墓密布，其南头还曾是处决犯人的刑场。

这样的街道，自然吸引不了达官贵人，却给进不了城内的穷苦人

以落脚之地。这里的老百姓，只能靠小买卖和小手工作坊为生，其中有不少风味饮食在济南很有名气，如炸鸡蛋荷包、油炸糕等。但是这里最多的店铺，还是小手工作坊。家具、木器、陶瓷、五金等摊位星罗棋布。

久而久之，这里便形成了南关大集，也就是老济南口中的“山水沟大集”，时间是农历每月的二、七，集市范围大体是从南头的黎明坝沿山水沟两岸，一直延伸到北边的正觉寺街、趵突泉前街十字路口，兴旺时甚至延伸到水湖庵一带。其规模之大、商家之多、货品之杂，全市闻名。早先，集市上市民买一些廉价的日用杂货，人称“山水沟旧货市”。地摊上经常摆着旧衣服、旧针线活、旧家具、锅碗瓢盆、旧书旧报等，偶尔也有东洋货。“国学泰斗”季羨林，“文学大师”老舍解放前喜欢在这里转转。据说，在“七七”事变以前，齐鲁大学里的洋教授、洋传教士们也频频光顾这里，在地摊上拣古寻旧、觅宝搜奇，廉价买去不少流散在民间的宝物，带回国赚了大钱，有的还进了他们的国家博物馆。

清末民初时，山水沟大集分化出专业市场，沟西的青云里南北有数十家家具和嫁妆木器店，沟东的穆家园和杉篙园一带，则有成垛的木材、杉篙、毛竹，还有铁货和陶器等。

关于山水沟大集，老舍先生在《广智院》一文中记述道：“山水沟的集是每六天一次。山水沟就在广智院的东边，相隔只有几十丈远，所以，有集的日子，广智院人特别多。”直到解放军炮攻济南前一天，山水沟还照样大开集市，生意兴隆。但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山水沟大集消失，变成了老济南难忘的一段记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静等顾客上门的照相馆生意不好干了，各大照相馆之间也展开了多种业务竞争。

我女儿三岁那年，皇宫照相馆在一楼新增了专门为儿童拍摄彩色照片的业务。照相过程很简单，摄影室里摆放的是固定三脚架和135型号的照相机，女儿坐在一块带有敞篷小汽车画面的彩色展板的后面，方向盘的位置正对女儿的双手，然后摄影师很娴熟地把女儿逗笑，瞬间，“儿童开汽车”的彩照就拍摄成功了。

济南照相行业经营状况的集体下滑，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，究其主要原因，一是数码影像业务全面而快速的发展，二是个体照相馆、婚纱摄影和彩扩店的竞争，三是济南城区的拆迁和部分道路的改造等。像我比较熟知的，位于经二路纬四路与纬三路路口（路西）的良友照相馆，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前来照相的人已经很少了。1991年前后，济南第一百货商店旧楼拆除改造，良友照相馆的店面同时被拆除，人员分流安置。其它不少照相馆也先后被迫转行、易址、兼并或消失，只有位于经三路纬四路的皇宫照相馆还在艰难生存着。

至今举步维艰的皇宫照相馆，于1932年开业，是目前济南市最老的也是保存最完整的照相馆。但随着中山公园片区拆迁改造消息的传出，地处拆迁范围内，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风雨雨的皇宫照相馆的命运，又到了拆迁与保留的十字路口。



56年前，本文作者与大妹妹的合影。